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歐陽永叔集

(七)

歐陽修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陽永叔集

(七)

歐陽修著

國學基本叢書

# 居士外集

## 卷五

### 律詩五十八首

####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尙聞聲。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 送劉半千平陽簿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爭喧樹。夜帳驚猿自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一作銷

####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藏白道天垂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年。髮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爲郎已颯然。

####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翻池草，烏驚傍井桐。無僂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鄂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薰蕕草，轆轤要劍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泛渠。千里脩門對潯浦，好尋遺玦弔三閩。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雛烏起城將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裊蘭苔惟有淚，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兼絮墜，榆雨帶錢飄。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祓蘭流水曲，遊禊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苔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曠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卽事

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繫一作筋歌。無僂漳浦臥，還似詠

中阿。

傷春

蕙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暄條妒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付要圍。

公子

黃山開苑獵初回。絳樹分行舞遞來。下馬春場雞鬪距。鳴弦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薰炷爐薰斷。蘭膏燭艷煎。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惟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祕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帳。西樓吟斷月如鉤。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鸚鵡驚風下綠疇。睢苑樹荒誰共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翻如箭。萬疊春山翠

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禊。明月春蘿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難分。東風鶯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棋墅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窮年。人隨黃鵠飛千里。酒滿棲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臯望不休。江蘋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薰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閣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病渴偏思柘。一作蔗。楚詞漢志作蔗。晉書杜詩作蔗。朝寒怯減衣。無錢

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訪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驚野一作烽。火遙知獵。目送雲羅但聽鴻。六着比犀鳴博勝。百嬌柘矢棒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閑與蚌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纔馥徑。柳暗欲翻溝。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畦。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青山答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斗牛。釃一作酒開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鯈。一作鯈游。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稀。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濕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鷁千艘隨下瀨。聽雞五鼓送行人。楚波漾楫萍如日。淮月開舫蚌有津。千里壺漿民詠溢。檣烏旗隼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斂。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決決流。汎艍青渚暫夷猶。遙登灞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嵇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  
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圃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翔。風高絲引絮。雨罷葉生光。蝶粉花霑紫。蜂茸露濕黃。愁醒與消渴。容易爲春傷。

卽目

李徑陰森接翠疇。押簾風日澹清秋。晚鳥藏柳棲殘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



緘愁。平居革帶頻移孔。誰問無繆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野人歸應作詠。灞陵岸遠尙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目逐歸鴻送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謠。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遙。哀猿羌晝晦。悲鳩衆芳凋。紅壁丹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舉香杜。一作杜者江上獨無繆。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鷲峯岑絕倚雲斜。崑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踈鐘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鴻鷺不及羣。一驛賦成應援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缺劍。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陔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欵驛。使駟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潁川此召行聞拜。冠頰凝塵俟一彈。

勸征

沈約傷春思。嵇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葦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苕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開月。牙算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衣翩。當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做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春漏欹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挈音聽已遙。千里羹葷誇敵酪，滿池澎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纍擘香杜，一作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牕雨不聞。

鷓鴣一作鷓鴣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幃塵。鷓鴣枉緣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簾

銀蒜鈎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爲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要圍。行雲自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濕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雨闊堤長走畫轅。絮兼梨雪墮春煙。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簷欹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鏤曉光飛。遙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函丈臨師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一作王。衰欣識象

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弭蓋共尋幽。鳥嘒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秦桑偏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霏。

陪飲上林院後亭花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醉，爲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滅，幽豔惟應有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聖俞

堤柳纔黃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鎖

歌臺歸鞍暮逼宮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灝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一作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洛成邊。三字一作拂雲煙。征轅一作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一作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

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已上八篇居士集已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三字而題云送謝希深今諸本皆作送王學士疑希深第三訛爲王耳

【對奕】百嬌疑用西京雜記百曉事

卷六

律詩七十三首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

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翫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臥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綠苔一作蘚長秋雨。黃葉堆空塔。縣古仍無柳。池清尙有蛙。琴觴開月幌。窗戶對雲崖。嵩少亦堪老。行當與子一作子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豔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疎。飛談交玉塵。聽曲躍文魚。粉籜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結綬同爲客。登高獨送歸。郡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岌岌出翠甍。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走馬章街曉。翻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晝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眞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闔。暮霞六花繁。朔吹繁歸旆。賓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翻。槐座方虛位。鋒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爲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鷗。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一作還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

障泥。

寄謝宴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驄。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垌。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偏



應邱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陂阻。空嗟音信遙。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百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墅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迥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塵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啅輕。祇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霽。遙知懷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

時舉敗舉

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臥。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褰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鯈。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

與梅二分題

採掇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歇涼飈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豆兼三代。罇壘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昔齒公卿胄。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尙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嘒。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尙書自嘲

未歸歸卽乘鴻鈞。偷醉關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楣丹檻照清芬。一作汾風簾暮捲秋空碧。剽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普光院

巾履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一作落。孤月定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禁

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崢嶸。臥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碕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祇對門。野山一作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羣玉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爲郎戀。疎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奕。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一作沿。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荷深。

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慢。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爲一色。更無纖靄隔清光。

棖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漸爛斑。朱欄碧瓦清霜曉。粲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壠麥風際綠。霜鷗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瑤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黃通之鄖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鄖人相尚食腐魚。故俗傳爲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

近禍。親髮況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際。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麈交揮席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盡與酩酊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介節溫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大名與真定以三月十八日爲行樂之日其俗頗盛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遠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暫偷。因此益知爲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疑物甚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且警激之

峭巘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羣賓奉笏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逸思歌湘曲。適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忘帝鄉回。遙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境自笑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擊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雨。獨立亭亭意愈閑。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樽。今宵爲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霧色初含柳。餘寒尙勒花。風絲飛蕩漾。林鳥曉交加。獨有無惊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臥。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清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

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惊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



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延仲與予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

醪君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聰明。長松野水誰爲伴。顧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半醉迴一作還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穎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

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爲乏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睢苑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玉山。留滯江一作五湖應不久。多爲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爲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宮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迴。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樽談笑列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爲我留紅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題張應之縣學】夫子。一作丈人。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中伏。集本皆作中秋。而詩無秋意。又梅聖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世有徂暑之句。今改正。

【寄聖俞】聊。一作寥。

【歸襄城弊居】古詩。誤入律詩中。

【霽後看雪呈元珍判官第一首】野花。一作春花。麟峒。一作璘珣。

卷七

律詩七十首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  
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爲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  
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  
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諂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

久開何異鱸。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慚禁籞一作養慵踈。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興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遙知爲我留眞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錦一作衣榮。昔時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

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玉瑄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斂頭鷺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瑄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詳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尙欲挽行輈。一罇莫惜臨歧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滌田。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曉謁龍墀罷。行瞻鳳蓋翩。粹容知一作和喜色。嘉瑞奏豐年。衰病慚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

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曾懷磊落逢知己。氣略縱橫負壯心。玉塵生風賓滿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祇應行樂費黃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禱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萼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尙能聯句惱詩翁。一作晨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猶不死。況君門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爲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榜。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語言能記有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漉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尙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蘂新成蜜滿脾。鷺燕各歸巢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瀲灩。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鎖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綠萍合處蜻蜒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裊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足。水煙埋卻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耐寒惟有東籬菊。金蕊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闊。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祕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韁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雋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旆送山丘。  
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檟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尙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罇前歌鼻鼻，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蕊，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牆鏤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無聲。鑿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烏雀聚空簷。青幡受歲兒童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閑臥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神通示墨竹嗣以嘉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章一作章聘足。富饒嗣以嘉一作佳篇。誠厚貺。遠慚爲報乏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淥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迨今十六七年矣。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女游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一作君歎守螢燈。病骨羸漳浦。官畫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清冰。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關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未忘。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共黃粱。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她意盡祛。諸老何爲讒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沉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翻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黃犬可爲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抔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葉。卻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鷲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丘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丘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閑辭近詩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爲無事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舊兼職。自王仲儀始今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

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醇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產。日月閑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酤美酒。自栽花圃趁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纓。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上生。漫一作謾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鬪一鍾。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駕爲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爲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雞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晝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峯高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一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濱。曾看元臣調鼎鼐。卻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尙思親友念離羣。

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豐穰。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蘼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彊猶須詫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

見蔡繼西清詩話以下續添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卻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瑟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剝耳目異。祇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闕放莫可攀。高篇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閩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



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己詩。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卽此詩。其他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履姓陳。衆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瑟瑟。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月牆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家。上丁釋奠致齋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宿露。一作宿霧。

【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政趙良弼帶祕閣校理移京西提刑。卽其人也。合入第六卷。

【陳動之挽詞】或作洞。非登科記可據。

【釣者】釣線。一作鈞線。

【退居述懷寄韓侍中】潁水濱。衆本皆作濱。不特別韻。而韓公文集載和篇有作濱。今從之。

## 卷八

### 古賦四首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嗇千毛億羽會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

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泄和。漓淳雜僞。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旣多。速老招累。侵生蝨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柰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旣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是遇字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踈。杳兮條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爲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悅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一作可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搴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齋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託根。挺無華之淺豔。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晚蘭衰。夢池草密。慘羣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迴。可以嗅清香以析醒。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冰萍莖而波溢。絲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葍以欹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遏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卽廣陵之清一作骨。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杳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楫。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覩若嬋妃臨水而脈脈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是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蛉賦并序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蛉。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皐隸。嗚呼。所謂螟蛉之不若也。作螟蛉賦。詞曰。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螺贏。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二首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竅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蝮。彼鴛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滋兮。鴛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託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韞冶兮。器不刃銛。木至老朽兮。不見蓄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爲。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唾。丹髯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鬪兮。華照欄梯。高構嶮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襍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爲是。旣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且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悅疑在兮。杳難追。鬢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一首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雖繼而明。卽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鼓玉。旅於闕庭。納於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中泱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於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詩之詠流於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宜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峨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眞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於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旣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旣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荆灼。迺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眞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正位。於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於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旣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旣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一首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眞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於中。必見於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章一首

州名急就章并序。

敍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爪沙嘉巴。鳳隴雍宋。歛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穎。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湊。憲衰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榔黔。蜀漢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闕。句絳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鹽甘岳。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潞敍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薦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毫薄洛。句莫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蘄。句施伊西

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卒句右句印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句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

檀驩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滌廬渝瀘句梧蒲徐郵扶儒禹句右句秦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昌瀼長句右句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洺

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句二句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媯龔恭怵辨涼梁祁岐鄴單宿

肅磁慈維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

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

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壠當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荷花賦】此土疑是北土而脈脈而朝朝一無此而字

【啄木辭】五財一作五材

【哭女師】兩毛疑毛字

【會聖宮頌】于茲一作於茲

# 論十首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  
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其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蠭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目益衆，地土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債。彼兵相謂曰：官債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債。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

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尙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費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尙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尙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買，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

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爲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爲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閔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

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虵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

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常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二。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是如隋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盛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



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

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爲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尙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

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得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非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線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

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於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於昭成。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卽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昇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尙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况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

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爲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責。而姦雄篡弑之臣得以濟也。

###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爲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

人不生而暴僞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三首書一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財一作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



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一作已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爲之。可也。柰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旣壞。而兼并

乃與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畚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於主人而後償一作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一無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旣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富且一作貴者。化麤糲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

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 兵儲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禪授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獮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峙。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此外固無築室反耕。

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效。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疑。畎水衝。民田。祗百戶妨闕。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倣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据檢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爲援。旣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爲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一作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一作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旣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爲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旣出。卽戎人爲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兵。伺吾人之顛頽。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治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治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

使子淵尙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尙。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爲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編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





者千貴者爲逆。聖人之推與善之誠。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夫苻堅。此下脫當。遣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千帝王之統。其可乎。【八十八字】苻堅二字。

【梁論】胡謂而從之。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爲定本。今並存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贍無節。贍一作調。今坐華屋。今字下脫。請試言之。一作請試言。高化軍疑。惟耗。惟一作雖。有支移之賦。一作賦。

征。

【塞垣】斥堠。一作斥候。牙帳。一作可汗帳。我師禦扞。此句疑有脫誤。藉城險。一作城。一。

## 卷十

### 經旨一十三首

#### 石鶴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寧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鷓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鷓。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鷓。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鷓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鷓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鷓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鷓。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鷓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鷓。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鷓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鷓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鷓。先言六者。石鷓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鸚鵡來巢。不書幾鸚鵡。豈獨謹記於石鷓而忽於麟鸚鵡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

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象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爲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象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爲。凡卦及象象。統言一卦之義。爲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爲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理其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疑。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於臀腓鼠豕。皆不遺。其及於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

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象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象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月缺則盈。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据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象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象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

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旣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俗善惡之事，闡廣遠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喻。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



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始一作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

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在。一作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於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鄘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尙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禮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

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旣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况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

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尙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

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况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一作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闕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爲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爲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石鶴論】獨經。經獨作

【辨左氏】人事也。一作乎。一作鞞。史。一作

【易或問】文海作答問。卦又彖象。於泰於否。文海作而泰而否。

【二南爲正風解】可與不可。與一作亦。

【定風雅頌解】滅然。滅字疑。

【十月之交解】亂說歸向疑。

卷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墓誌銘六首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讎者。卽爲讎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旣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爲尙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

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間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羣書。日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卽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旣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效。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快快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卽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詩。以詒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卿居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卿之有碑由

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尙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尙書諱蟻。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尙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卽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權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勸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執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偷窳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贈其皇考禮部尙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瀾皆將作監主簿旣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斷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瘡裂。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眞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假簪。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歎。一作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尙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

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做。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七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夫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冤者立

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王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眞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旣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廢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卽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於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sup>一作子</sup>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諱。遂緣爲亂。公爲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於蜀州之廡。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儒。扶其柩歸於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於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於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於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

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旣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尙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己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祁公神道碑】景祐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德。

【諫議楊公墓銘】錄一作學乎聖人。四字上一其婦。一字上一

【王公墓誌】水丘氏集本多作巫丘。

【薛君墓銘】又監一作後監。

【盧氏墓銘】將作二字上疑脫適字。

## 卷十二

### 墓誌銘六首石槨銘一首墓表一首

漳一作郭。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魯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於袁州之廡。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於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

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墜。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泊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泊爲某官。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一無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卽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塹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尙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旣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於長春殿。賜緋魚袋。卽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旣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澹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秦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於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于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爲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爲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慈仁厚下爲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疑爲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家爲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脈曰疾勢風甚盛脈宜洪今細蹶殆不可爲。晝未盡數刻啟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修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灑岡表初稿其後刪潤頗多題曰灑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旣而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爲。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予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

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義義。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附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



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於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於下土。昔事姑兮。今從於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闕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己。立於朝廷。發於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於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於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寶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兮一作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張氏墓銘】其先恕本作張氏荆門荆作薊其家一作居益盛益上有族字嘗世家嘗作當家節之無之跋墜作跋及其

作及見莫見見作其夫及

【謝賓客】魚袋無袋字

【張司錄】山東山下有南字可兼可得

【先君墓表】皆無恨一作皆無有恨通州判官石本瀧岡阡表作道州歲取百千百一作十抱汝文纂作劍汝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